

一座山和一个姑娘

陈伟

母亲不止一次与我说到岳西县的牛草山，但她关注的并不是秀丽风光，而是一位在山中开民宿的菡儿姑娘，当地的一名“网红”。正逢清明假期，我提前划定线路，带她去牛草山看偶像。

牛草山位于岳西县青天乡，距离我家两个半小时车程。为了防止母亲晕车，我们从邻县上高速，避开一段弯曲的山路，直到岳西县城下高速，随着导航的指引，直奔牛草山。

途中，我打趣母亲，即将见到偶像，心里是否激动、紧张。她羞涩地笑着，向我和父亲说起菡儿的故事。

最初认识菡儿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，她会分享生活中的点滴，不仅要照顾年迈多病的双亲和智力障碍的弟弟，还要做农活、谋生计。母亲感叹着，她是一个苦命的人，也是一个励志的人，仅凭自己单薄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，堪称当代女性的先进典范。后来，她通过试管婴儿，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也能满地跑了。我说难怪您又拎牛奶又拿礼包，原来是给她女儿的啊，母亲抿嘴含笑，只说敬佩菡儿乐观向上的品质。

到达菡儿民宿时已近中午时分，热烈的阳光伴着阵阵微风停在山腰上。屋前很宽敞，一旁种了几棵桃树，盆栽里则是映山红。花都热闹地开了，红的、粉的、紫的，把小院衬托得更加温馨。

见到菡儿时，她正在客厅忙着接待客人，我轻声地喊了声“菡儿姐”，她应是听见了，立刻转过头，带着满脸的微笑回应着我。这样的微笑很亲切，和她在短视频中展示出来的一样温暖、自信、乐观。

母亲将带来的礼品递给她时，她急忙用围裙擦了擦手，接下收进柜台里面，反复地向母亲道谢。用餐的客人多，她给我们倒好茶水，不停地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忙碌着。

我远远地看着她，动作顺畅麻利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让人看不出她清瘦的身躯里到底蕴藏了多少能量。

菡儿告诉我们上山仅需十分钟，平常许多客人都会在她家留宿一晚，既可以看日出，也可以看日落。我在心里想着，在母亲眼里，你比日出和日落更值得欣赏。

牛草山海拔1442米，上山之路弯曲陡峭，绕过几个弯，不多时便看见了山顶上的大风车。可能是来早了些，一眼望去，山上尚未完全被青草覆盖，却依然聚集了许多游玩的人，从停放的车辆牌照来看，大多都是从外地赶来的。

经常看到朋友分享牛草山的风景，或绿意盎然，或落日漫山，而此时只有不停转动的大风车沿着山脊线高高耸立，略显孤独，心里难免生出些许遗憾。我不停念叨着牛草山没有牛，缺了山的灵魂。于是，奋力往更高的山上跑去，眺望四周，连绵不绝的山脉静静地卧在蓝天白云之下，比山水画中的场景更加引人向往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亲身体会会给予我许多安慰。

母亲则是被大风车吸引了，一边用手指点着数数，一边询问父亲风到底是怎么变成电的，以及那么高大的风车是如何建成的。父亲明显被山顶的大风吹得不耐烦了，只是草草地答复着。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风力发电的原理，只好夸赞人类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充分利用大自然造福人类。

下山的路上，我问母亲是不是急切地想吃一次菡儿做的饭菜，母亲微笑不语，眼中透露出深深的不舍。我想，母亲应该是在菡儿身上看见了曾经的自己，在贫苦时代用双手托起一个家，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最终赢来幸福，那些幸福的风云，在大山中随着太阳一同升起。

关于牛草山和菡儿的故事尚未完结，不久之后，我还将躺在牛草山上欢送日落，迎接日出，那天我会在菡儿家住宿，静听她给孩子浅声哼唱的摇篮曲。



碧波泛舟

汪丽娟 摄

榨油坊

吴云涛

少年是撒欢的年纪，但我性格内向，反而有一些莫名的孤独和寂寞。我会独自在古镇的街头巷尾，角角落落里游荡，甚至能一个人攀上小学操场旁的大枫树的树杈上，伴着黄昏落日，让繁茂的枝叶掩盖着少年的惆怅，坐到月上梢头，雁过云天。

当我游荡到古镇南街河堰旁的榨油坊，我的落寞又会加深几许。

榨油坊只有三四间普通房舍，里面的物什笨拙、夯实。丈许长的榨膛靠南横躺着，两个大人方能合抱，它由古木凿制，我不知道是樟木还是栎木。西矮墙靠着木楔架子，主楔梯形，铺楔如锥，都是黑漆漆滑溜溜的，一个小孩抱不动，两个大约也抬不起。屋顶横竖都架着粗壮的圆木，撞杆用麻绳悬吊在屋梁上，长近两丈，像荡秋千，但要好多壮汉才荡得开来。同样朴拙而沉重的还有石碾盘，土灶铁锅，油缸，蒸煮的炊具。小孩眼中，榨油房里没有一样是柔软而温润的。

我的落寞情绪与榨油坊的实沉笨拙没有多大关系，与榨油坊整天都是湿漉漉的氛围关系也不大。油坊在水一方，西墙只有半人高，墙脚就浸在河堰里。西墙的墙体实际就是河堰的一截石头坝。墙边有陡峭的石阶延入流水之中，水中有一丛丛扭动蛇腰的水草，以及在藻荇中钻来钻去的小鱼儿。

河旁边的屋子都有夜潮，地面湿气重。榨油坊地面的湿气加上残漏的油气，黑黝黝，黏稠稠，没有了流水的明快。屋里的光线也不明亮，特别是屋里弥漫着的花生油、菜籽油、芝麻油混合起来的，那饱满而滑腻的芳香，并没有得到我的丝丝好感。芳香的气味总让我有阵阵原始的饥饿感，以及拼命抵制着的渴望和诱惑。

我至今没有想透，我为什么还是要在榨油坊游逛。

大多时候只有一个大人在油坊里面，年纪我可喊哥也可以喊叔。我从来也不会去喊，他也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，还有同我一样在里面闲荡着看稀奇的少年们。他挂着油渍的围裙，要么炒粗货，要么推碾磨、蒸榨坯。他做起事并不怎么开心。

这家榨油坊旧时是富人家的私坊。像镇上的糕饼坊、酱坊、秤店，合作化时期才由私有改成了大集体。它们似乎不太受人关注，天然就少了点人气和活力。不过，听说周边十里八乡能称为“木榨”或“撞榨”的油坊都消失了，连县城边上最有名的油榨岭也没有了榨油坊，我们古镇倒是留下来了。当然，比起街头的稻场上、镇东的田畈上大呼隆的闹热场景，榨油坊

同我一样也是寂寞的。

我第一次因迟到怕罚站而旷课，就在油坊的一块辅楔子上呆坐了半个上午。我不敢回家，就在河沙滩、瓜菜架下、李家花园门前转悠，最怕见到认识我的大人们，最后溜进了榨油坊。这个偏僻幽闭的角落适合安顿旷课的少年。这里食物的芳香，榨具的沉重，工人的冷漠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试着体会空虚、失落和被诱惑的感觉，以及朦朦胧胧的挥洒不散的心里阴影。

第二天进教室，老师和同学居然都没有提起我旷课的事。我反而有了一种被忽视了的不踏实。倒是妈妈和奶奶不知怎么知道了，并把旷课上升为逃学，第一次用鸡毛掸子狠心揍了我。挨打的屁股痛归痛，但比起不在意我的老师和同学，却又是一个多愁善感少年希望得到的补偿。我现在回想起榨油坊，就自然联想到旷课、挨打的情形。还有，就是梦幻般地希望那位喊哥或叔的工人，能捧着一捧花生给我吃，那种不可示人的羞耻感。

我好像只碰到过一次用撞杆榨油的场景。五六条壮汉敞胸露背，挥汗如雨，喊声如雷。他们扶着木柱和麻绳，撞杆闷声闷气地，有节奏地碰击着楔块。楔块不断地增加，榨床下面淅沥沥地淌着油。

我长大之后，曾经读过一位大作家写榨油场景的文字。那雄浑的笔力，抒写出古木碰撞出的深邃哲思，以及艺术营造出的远大于榨杆的力，震人心魄，让胸腔嘭嘭作响。我从此知道了文字的力量，也知道自己永远写不出这样的文字。知道差距之后，我以后倒不勉强自己搜肠刮肚调遣文字，只顺其自然了。

而我木讷的少年心绪，并没有感受多少撞杆和木楔撞击的力量。我更关注硕大的榨床后潺潺的河堰流水，关注炽烈的灶火中氤氲的腾腾雾气。那些古木与古木之间的碰击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。没有这声嘶力竭的碰击，我们逢年过节才能吃得到的芝麻更香甜，花生更香脆。它们倒像是镇上那些大块头的浑小子，专找些弱小来欺负。芝麻大小，菜籽粒子，这都是镇上大人们形容弱小时的口语。你给我以粗暴的蛮力，我报你以汨汨的流汁。壮汉们的力在少年的眼中是用错地方了。

有次在榨油坊的门前，我碰到南街一位妇女在为她儿子“叫魂”。她拖着竹扫把在前，儿子在后，她喊声“儿回来啊”，儿子答声“回来了”。听说是这儿子弱不禁风，在观看榨油时把魂儿吓丢了。这真荒唐。之后，我就再没有去过榨油坊。

